



香港非遺系列之一

一年一度香港潮人習俗

盂蘭勝會 見證城市變遷

今年六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啟用，成為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的展示和教育基地。近年，非遺越來越受重視，但是否得到很好的保護與承傳？本系列將一連三日，專文探討在二〇一一年獲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以及在二〇一四年獲列入香港首份非遺清單的客家山歌和花牌製作技藝，反映這三項非遺項目面對的困境，以及有心人的努力保存。

隨着時代變遷、場地減少、人們觀念發生變化，令香港潮人盂蘭勝會陷入傳承困境，有人將其視作守舊、迷信，以及污染環境的宗教法事，但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理事兼秘書長胡炎松的眼中，潮人盂蘭勝會是連繫社區的紐帶，更見證了香港的城市變遷。

大公報記者 劉毅



▲代表維持法會現場秩序的兩層樓高「大士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今年長沙灣潮人盂蘭勝會內供街坊善信祈福許願的「天地父母棚」



▲胡炎松（正中站者）向講座聽眾解說潮人盂蘭勝會的由來和特色

今年農曆七月最後一天，記者前往長沙灣保安道足球場，參與本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舉辦的「區區有『盂蘭』」講座，並專訪了講者胡炎松。

本地潮人盂蘭勝會的最早發起者為一班從內地遷來香港、在碼頭當搬運工人的潮籍人士。歷史最悠久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當屬「潮州公和堂盂蘭勝會」，於一八九八年開始舉辦。百多年來，每年農曆七月，潮人盂蘭勝會都出現在港九新界各大社區，近年卻因城市的不斷變遷而面臨萎縮，籌辦活動的地點也因地區發展而減少，再者，主辦單位財力不足，以及社區居民對盂蘭勝會的噪音和污染的投訴與日俱增，令潮人盂蘭勝會是否可以持續舉行平添了不少變數。

講座完畢後，記者隨胡炎松深入了解正在該球場舉行的長沙灣潮人盂蘭勝會。記者環顧會場，看見內有上演着「神功戲」的戲台、一眾僧人念誦經文的「經師棚」、擺滿祭品和糧食的「天地父母棚」與「米棚」、代表維持法會現場秩序的兩層樓高「大士王」、把捐助者名號送達天庭的紙紮紅馬等元素，構成了整個勝會。

胡炎松向記者介紹，現場布局沿襲傳統習俗，內有專門搭建的九大竹棚，各具意義，他指着其中幾大竹棚道：「『神功戲棚』對面為『天地父母棚』，『經師棚』對着『大士王』，前者布局為的是拜神祈福，後者則為超度孤魂，從中可見中國傳統祭祀文化，以及佛教、道教、戲曲、地理、天文、神話傳說等多個範疇。」

近數十年變化急劇

胡炎松自小跟隨父親接觸盂蘭勝會，經歷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變遷：「小時候，我家附近就有潮人盂蘭勝會，它的存在打破了社區的冷清，那些充滿神秘色彩的攤位，以及供人看大戲的戲棚，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對他而言，如今研究盂蘭勝會不僅是為了傳承和保育，亦是為了重溫往日的父子親情。

胡炎松稱，本港潮人盂蘭勝會最興盛時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那年頭大批內地潮籍人士移居至香港，雖生活艱苦，但當時的盂蘭勝會參與人數眾多，商戶街坊捐款

積極。為何苦難歲月中潮人盂蘭勝會反而更引人關注？胡炎松向記者道出原由：「當年來港的潮籍人士多居住在擁擠的徙置區和簡陋的山坡寮屋，經常要面對颶風、山泥傾瀉等天災，再加上他們多為單身來港，客死他鄉後無人料理後事，社區潮人盂蘭勝會主辦方即為其舉辦法會，既維繫街坊感情，亦可增強社區凝聚力。」

記者與胡炎松行至「經師棚」，棚內的擺設和儀式，已融合佛、道兩種文化，經師以潮汕方言念誦經文，超度社區內的死難者。胡炎松表示，潮人盂蘭勝會的特殊性令其成為本港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者」：「譬如日佔時期枉死的百姓、跑馬地馬棚大火、羅羅者、強颶風遇難者、馬尼拉人質事件」死難者，當時本港多個社區都為這些罹難者舉行過盂蘭勝會，部分年長壽星甚至能清楚回憶起這些事件的始末。」

過去，社會經濟不似今天這般繁榮，作為民間習俗的盂蘭勝會既是連繫社區的紐帶，亦是孩童們的玩樂場所。據胡炎松回憶，昔日娛樂較少，人們對潮人盂蘭勝會的包容度很高。每當舉辦潮人盂蘭勝會時，不少家庭一家老少都會於「神功戲棚」欣賞神功戲表演，其中亦有非潮籍本港人，當時的神功戲往往演至凌晨，甚至通宵達旦，但如今已不比往昔，「現在的神功戲只演至晚上十點鐘就要停止，因為周遭居民會投訴神功戲傳

出的鑼鼓聲。」胡炎松無奈笑道，不無感慨。

胡炎松慨嘆：「我們無法還原當時的盛況。」究其原因，其一是今天的人們主要依靠網絡作為社交方式，而另一重要原因是現在不少人認為盂蘭節祭拜神明、超度亡魂是一種迷信行為，因此，胡炎松認為有需要向市民大眾傳揚潮人盂蘭勝會的內涵和意義：



▲上世紀七十年代金山鯉魚塘邊盂蘭勝會戲棚

《西貢區盂蘭勝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書中圖片

「潮人盂蘭勝會中的祭祀儀式，目的是撫慰人們的心靈創傷和增強對抗災難的力量，也是慎終追遠、濟貧救孤等中國傳統美德的彰顯。」

社區發展帶來代價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土地資源從來是影響各類大型文化項目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於潮人盂蘭勝會來說，社區重建、場地資源都是影響其傳承的關鍵。「潮人盂蘭勝會多選擇在球場舉行，如今球場周圍樓宇增多，場地逐年被壓縮，縱使政府已十分重視推廣

潮人盂蘭勝會，但在政府轄下場地舉辦盂蘭勝會，須向當局申請，就會受到很多條款約束。」胡炎松續說：「社區重建與傳統文化必然會形成衝突，比如幾年前，牛頭角下邨被政府清拆，原有街坊即搬離該地，令區內原本的潮人盂蘭勝會大受衝擊。」此為城市發展的代價，亦是潮人盂蘭勝會這類民間傳統習俗要面對的一個難題。

社區重建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增加社區內居民的流動性，而潮人盂蘭勝會的籌辦資金多來自民間組織的捐獻，胡炎松表示：「遷入的潮籍新居民對社區沒有歸屬感，甚少捐款贊助社區內的潮人盂蘭勝會，實屬意料之中。」此外，老一輩潮州人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總有無力籌辦的一天，而年輕人又未必願意接手，令到潮人盂蘭勝會陷入青黃不接的傳承困局。

胡炎松卻不擔心會出現後繼無人的情況：「其實，本港居住的潮州人一向重視團結，我認為當新一代年紀漸長，待至退休，不再為生計奔波，就會開始懷念家中長輩們籌辦的潮人盂蘭勝會，屆時就會將其傳承下去。如今，就有住在新界鄉村的年輕人從逝去的父親手中接棒籌辦潮人盂蘭勝會。因為對於這些年輕人而言，父親已逝，而潮人盂蘭勝會就成了他們追憶父親，甚至是寄託哀思的方式。」

不過，對於傳承一個民間習俗，不只是可以繼續舉辦下去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要

傳承其傳統文化內涵，就此，胡炎松指出了現在個別潮人盂蘭勝會的一些問題：「正如現在某社區潮人盂蘭勝會主辦方將演出神功戲改為演唱流行曲，或不能做足全套盂蘭勝會儀式，或改變祭品的原料、數量和擺放方式，這些都會令潮人盂蘭勝會失去其原本蘊含的傳統文化，即便未來依然有潮人盂蘭勝會，卻也只是保存了形式，而失去了原本內容。」

今時今日，環保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年就有人以潮人盂蘭勝會污染環境為由，在Facebook發起廢除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投票。胡炎松表示，加深市民大眾對潮人盂蘭勝會的了解，有助這項文化習俗的可持續發展：「潮人盂蘭勝會保育問題值得更多人關注，吸引年輕一輩參與也至關重要。」故他建議潮人盂蘭勝會主辦人可加強與政府溝通，同時在每年的香港盂蘭文化節的「搶孤競賽」和「盆供堆疊賽」引入新亮點，加以優化，令年輕人可在比賽中體驗傳統文化，從而提升年輕一輩對這一傳統民俗的興趣。

對於有人質疑為何潮人盂蘭勝會會成為本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胡炎松闡釋道：「潮人盂蘭勝會不僅反映本地族群和社區的關聯，其發展進程與本港社區變遷、大型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關係。」對此，本地風俗文化研究者陳天權亦有同感：「潮州人於香港落戶，他們的風俗早已與本港文化融為一體，構成了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故對於本港居民來說，保存潮人盂蘭勝會能令我們了解過去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且有助於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試問，為何我們可以為西方的萬聖節狂歡整夜，卻不願意關注本地的民間習俗？」

胡炎松對潮人盂蘭勝會在本港的延續持樂觀態度，因他深信，作為本地其中一個重要傳統習俗，潮人盂蘭勝會值得保留和傳承，因為它不僅代表本地的潮州人文化，亦是今人了解過往香港面貌的重要證據：「如今，我們懷念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昔日盛景、鄰里間的互相幫助，其實真正表達的是對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感慨、對社區重建衝擊民間傳統習俗的無奈，以及對具地方特色的傳統文化漸被人們忽視的惋惜之情。」



▲「天地父母棚」裏擺放的祭品棋餅（前）和壽桃



▲超度亡魂的「經師棚」，融合佛、道兩種文化



▲「米棚」最能體現潮人盂蘭勝會「濟貧扶弱」的慈善目的



▲人們相信，紙紮紅色神馬會把捐助者名號送到天庭